

汤用彤讲佛学

以现代方法对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进行比较和会通的第一人

听「哈佛三杰」之一汤用彤谈佛论道
在禅意中净化心灵 寻找人生终极智慧

汤用彤著

湯用彤

汤用彤讲佛学

汤用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用彤讲佛学 / 汤用彤著.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08-6169-0

I . ①汤… II . ①汤… III . ①佛教—通俗读物 IV . ①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19998号

汤用彤讲佛学

出版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左 鹏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9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编 佛理——在禅意中寻找智慧	01
精灵起灭	03
省欲去奢	06
禅法之流行	09
仁慈好施	11
养生成神	13
神与道合	16
崇本贵无	20
贵玄崇有	23
明自然	35
白黑论之争	43
形神因果之辩论	47
夷夏之争	50
本末有无之争	53
言意之辨	56
第二编 论述——佛学与文化的融合	79
印度的佛教与哲学	81
梵书及奥义书	110
论瑜伽	119

正理论	131
揭秘《四十二章经》	148
《华严经》的流行	158
涅槃之学	163
隋唐佛学之特点	165
西行求法之运动	170
第三编 人物——高僧与名士的风骨	175
佛教入华名仕传说	177
释道安	187
鸠摩罗什	208
慧远	231
谢灵运与《辨宗论》	247
唐太宗与佛教	253
玄奘法师	258
反佛的韩愈与唐代士大夫	262
第四编 回归——中国佛教各宗梳理	269
论中国佛教无“十宗”	271
综论各宗	278
三论宗	299
天台宗	316
法相宗	329
华严宗	344
禅宗	359
净土宗	363
真言宗	367

第一编 佛理

——在禅意中寻找智慧

精灵起灭

汉代佛教，最重要之信条，为神灵不灭、轮转报应之说。袁彦伯《后汉纪》曰：

又以为人死神精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

又曰：

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生死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自失。

范蔚宗（《后汉书》）亦曰：

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

《牟子》书谓世俗非难佛道者曰：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圣人之所纪也。今佛家辄说生死之事，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言也。

夫既谓佛家辄说生死鬼神，可见此为当世佛徒所常言。《理惑论》又云：

问佛道言人死当复更生，仆不信此言之审也。

牟子答辞，谓灭者身体，而神则不死。

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岂有终亡。得道身灭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无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惑者复问：

为道亦死，不为道亦死，有何异乎。（《四十二章》有云，人为道亦苦，不为道亦苦。）

牟子答言：

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

此乃报应之说。《四十二章经》有曰：

恶心垢尽，乃知魂灵所从来，生死所趣向，诸佛国土道德所在耳。经中涉及轮回报应，其言非一。至若无我一义，则仅见于下列一章。

佛言，熟自念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亦不久，其事如幻耳。

“无我”此译“无吾”。汉魏经典又称“非身”。盖无我仅认为精灵起灭，寄生不久，形尽神传，其事如幻。释迦教义，自始即不为华人所了解。当东汉之世鬼神之说至为炽盛。佛教谈三世因果，遂亦误认为鬼道之一，内教外道，遂并行不悖矣。

《史记·封禅书》，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于是李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云云。（《汉书》如淳注曰，物，谓鬼物也。）而方士少翁亦能致鬼。东汉王充《论衡》尤多辩世俗鬼神之说。《论死篇》云，世谓死人为鬼，有知能害人。又曰“世间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弦，下死人魂，因巫口谈”，则时人固信鬼可据巫之形体也。王充又谓“死人不能生人之形以见”。又言“未有以死身化为生象者也”。此皆指鬼魂具人之形状而言，未尝论及轮回之说。其《福虚篇》曰：“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此亦仅谓祸福降于本身，或至子嗣，而非及身行善，来生受报也。《论死篇》又有曰：

或曰，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神者伸也。申复无已，终而复始，人用神气生，其死复归神气。

鬼神盖阴、阳二气之别名。王充据此，破斥世俗之所调鬼神。但桓帝时边韶作《老子铭》中有曰：

厥初生民，遗体相续，其死生之义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谓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触类而长之。以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观天作谶，（缺）降什（斗字）星，随日九变，与时消息，

规矩三光，四灵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蝉蜕渡世，自羲农以来，（缺）为圣者作师。

王充谓人禀神气以生，其死复归神气。虽无轮回之说，然元气永存，引申之则谓精神不灭。边韶言，老子离合于混沌之气，与三光为终始。固不但好道者根据浴神不死之句，且亦用阴阳二气之义，触类而长之。因谓老子即先天之道，遗体要续，蝉蜕渡世。（《论死篇》亦用蝉蜕喻生死。）形体虽聚散代兴，而精神则入玄牝而不死。佛家谓释迦过去本生，历无量劫，道家亦谓老子自羲农以来，叠为圣者作师。（《魏书·释老志》云，老子授轩辕于峨嵋，教帝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云。盖述老子自黄帝以来，叠次下生教化圣者。又现存葛洪《神仙传》卷一历述老子自上下三皇及羲农以来十二代叠降生为仙师。）道家主元气永存，释氏谈生死轮转，因而精灵不灭，因报相寻，遂为流行信仰。轮回报应，原出内典。浴神不死，取之道经。二者相得而彰，相资为用，释李在汉代关系之密切，于此已可见之矣。

省欲去奢

《四十二章经》全书宗旨，在奖励梵行。其开宗明义，即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为四真道行，进志清净。其余各章，教人克伐爱欲，尤所常见。

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人怀爱欲，不见道。

心中本有三毒，踊沸在内，五盖覆外，终不见道。

爱欲之于人，犹执炬火逆风而行。

人为道，去情欲，当如革见火。

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畏。

爱欲之大者为财色。

财色之于人，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此章亦见支谦《字经抄》，惟小儿作狗。）

人系于妻子宝宅之患，甚于牢狱桎梏。

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

因视财色为爱欲之根。故沙门去世资财，出家学道。《牟子》曰：“沙门弃妻子财货，或终身不娶。”又曰：“佛道崇无为，乐施与，持众戒，兢兢如临深渊。”袁宏《后汉纪》亦曰：“抄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

“归于无为”见于《牟子》（道者导人致于无为），亦见于襄楷之疏（“此道贵尚无为”）。无为乃涅槃之古译，而其义实出于《老子》。所谓顺乎自然也。顺乎自然，则不滥其情，不淫其性（《牟子》），归真返璞，省欲去奢。黄老之学，本尚清静无为。司马谈曰（《史记·太史公自序》）：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

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

《汉书·艺文志》曰：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其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无怵惕于胸中。

欲保性命之真，须精神内守，而不为外物所诱。《淮南·精神训》曰：

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趣舍滑心，使行飞扬。此四者，天下之所养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气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劳。弗疾去，则志气日耗。

人淫于嗜欲，则愚暗不明。（《四十二章经》，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鉴明者尘弗能蘊，神清者嗜欲弗能乱。（见《淑真训》。《四十二章》亦云，譬如磨镜，垢去明存。）故《精神训》又曰：

使耳目精明玄达而无诱慕，气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宁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则望于往世之前，而视于来事之后，犹未足为也，岂直祸福之间哉。

又“精神盛而气不散则理，理则均，均则通，通则神，神则以视无不入，以听无不闻”。有三明，则得六通。六通之一，为宿命通。《四十二章》有曰：

有沙门问佛，以何缘得道，奈何知宿命。佛言，道无形相，知之无益。要当守志行。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即自见形，断欲守空，即见道真，知宿命矣。

《淮南·原道训》，又谓全身养性与道为一，则可谓有天下：

夫有天下者，岂必摄权恃势操杀生之柄而以行其号令耶。吾所谓有天下者，非此谓也，自得而已。

自得者则浑然而往，逯然而来，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是故视珍宝珠玉，犹石砾也。视至尊穷宠，犹行客也。视毛嫱西施，犹颠丑也。（《精神训》）

《四十二章》之末亦曰：

佛言，吾视诸侯之位如过客。视金玉之宝如砾石。视麤素之好如弊帛。

行道者摒除嗜欲，其结果必至等富贵于朝露，见美人为髑髅，固亦中外学说中所常有也。

案张衡《西京赋》，叙述长安多佳丽，而曰：“展季桑门，谁能不营。”襄楷亦引佛视玉女为众秽之言。盖沙门不近女色，中国道术所无（且汉时方士已有房中术）。当甚为时人所惊奇。但襄楷之谏桓帝，已云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奈何欲如黄老乎。则当世黄老之徒，似亦以节淫欲见称也。考汉代学人，仅张衡、襄楷述及佛教。《后汉书·方技传》，谓张衡为阴阳之宗，而襄楷亦善术数之学，二人之知佛教，固又可证浮图方技关系之密切也。

克欲方法，大别为二。一为禅定，一为戒律。《四十二章经》言，优婆塞有五事戒，沙门有二百五十戒。牟子亦曰：“沙门二百五十戒，日日斋，其戒非优婆塞所得闻也。”自汉以来，佛家恒闻大戒有二百五十。至东晋释道安时，始知戒实不只此数。至若汉代沙门奉行戒律之详情，当于下论及之。

禅法之流行

“禅定”一语，不见于《四十二章经》中。然经谓睹天地，念非常，是谓无常观也。又言诵经比调琴，须缓急得中，此见于《杂阿含》卷九之二十亿耳一段，所谓诵经者，实行禅之误。又云，人愚以吾为不善，吾以四等慈护济之。慈悲喜护（亦作舍），号曰四等。原文夺“悲喜”二字，即禅法之四无量也。而此外各章所谓行道（如谓为道如锻铁，又谓行道不为鬼神所遮，似指魔扰乱），似即禅定之古译。然在东汉，桓帝以前，史书阙载，佛教禅法未闻流行。及支谶译《般舟三昧》《首楞严》二经，支曜出《成具光明定意经》。而汉晋间《般舟》有二译，《首楞严》有七译，《成具》有二译。可见大乘禅法之渐盛也。而汉魏二代，安世高之禅法，则似尤为学佛者所风尚。世高特善禅数。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明度五十计校》均为禅经，悉安侯所出，而其译大小《安般守意经》（以上诸经《祐录》均著录），尤为中夏最初盛传之教法。汉末魏初，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祐录》六）曰：

余生末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云日，悲无质受，瞻言顾之，潸然出涕。宿祚来没，会见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蒸蒸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阵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

按韩林、皮业、陈慧似均同学于世高。而所学者为禅法。陈慧且注《安般》。盖与浮调之撰（十慧章句），同为敷演《安般》者。而康僧会则似学于陈慧等，为世高之再传也。而序中所谓“蒸蒸进进”“规同矩合”，似指精进不懈悉依禅法，是世高曾教人习禅。而汉末韩林、皮业、陈慧，则以行禅知名者也。

盖闻入佛法有二甘露门，一不净观，一持息念。观不净者，坐禅尝以白骨死尸为对象。其法较为艰难。持息念者，即念安般，乃十念之一。

安般者，出息入息也。禅心寄托于呼吸，与中国方士习吐纳者相似。吐纳之术，不知始于何时。（《庄子》外篇《刻意》有吐故纳新等语）桓谭《仙赋》有云：“王乔赤松，呼则出故，翕则纳新。”王充《论衡·道虚篇》云：“道家相夸曰，真人食气，以气而为食，故传曰食气者寿而不死。”又云：“道家或以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牟子》曰：“圣人云，食谷者智，食草者痴，食肉者悍，食气者寿。”吐纳之术，见于《参同契》。然其详则多赖后人之疏释。《抱朴子·释滞篇》，详述胎息，但亦不能确定是否为汉世道家所行。但在汉末则有荀悦（申鉴）卷三叙治气之术。略曰：

夫善养性者无常术，得其和而已矣。邻脐二寸谓之关。关者所以关藏呼吸之气，以禀授四气也。故长气者亦关息。气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于以肩息而气舒，其神稍专，至于以关息而气衍矣。故道者常致气于关，是谓术。

长息短息亦见于《安般守意经》。道家之吐纳，固不能仅据此而谓其必因袭佛家之禅法。（按《抱朴子》谓吐纳时数息，并注意鼻端，此与《安般》所言相符。或实得之佛法，又《庄子·刻意篇》，《论衡·道虚篇》，有吹响呼吸吐故纳新云云。《安般》谓息有风气息喘四事，二者亦类似。但其解释各异，则实偶然之相合也。）但当世《安般》禅法之流行，必因其与道术契合，则似无可疑也。

汉末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群，恒读《老子》《庄子》。（见《御览》引《范史》）博览群籍，兼好黄老古虚。（见《群辅录》）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披发，着绛绡头。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常入市行乞。后值张角之乱，宦官张让谗栩，谓疑与角为内应，伏诛，栩盖亦好道术之士。其久坐似系道家禅法。栩为河北朝歌人，而安侯弟子有南阳韩林、颖川皮业。陈慧则南方会稽人。康僧会在吴。而据道安《大十二门经序》，此经系嘉禾七年（238）在建业周司隶舍写。（见《祐录》六）则汉末魏初，河北江南及中州一带固均有禅学也。而《太平经》中“守一”之法，固得之于佛家禅法，则山东禅法之流行，亦可知也。

仁慈好施

汉代佛教，特重摒除私欲。（《四十二章》特表明此义）而禅定则祛除神明之方法。故汉末颇为流行。私欲之根，为贪嗔痴三毒。佛家劝人捐财货，乐施与，所以治贪。不杀伐，行仁慈，所以治嗔。戒杀乐施虽为印度所常行，然在中国则罕见。故汉代常道及之。明帝诏云，楚王英“尚浮屠之仁祠”。班勇记天竺事，列其“奉浮图，不杀伐”。（《后汉书·西域传》）襄楷曰：“此道好生恶杀”；袁彦伯《后汉纪》亦曰：“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此则其所谓仁慈者，以不杀最为世所称道。又《四十二章经》曰：“佛道守大仁慈，以恶来，以善往”，此则以犯而不校，无嗔恚心，为大仁慈也。

《四十二章经》谓沙门“去世资财，乞求自足”，“为道务博爱”“博哀施”，“德莫大施”。《牟子》谓“佛家以空财布施为名”。而当时所谓布施，特重以饭食给人。《四十二章经》，有饭善人一章。楚王英设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明帝并还其所贡献财帛佐助其事。则饭僧之制，最初即流行。汉末笮融，每浴佛，多设酒饭，布于路，经数十里，任人就食，则其施饭规模甚大。亦可见汉代布施功德首在此也。

汉代方士，不闻戒杀。武帝时谬忌奏泰一方，谓以太牢祭。（《史记·封禅书》）桓帝祭老子以三牲。（《东观汉记》）至若布施，则亦为治黄白术者所不言。武帝时，李少君以方术游诸侯，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余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封禅书》）杨王孙者，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致。（《汉书》本传）其行事均与重布施之沙门异其趣。但后汉时，蜀中高士有折像者，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家言。原有资财二亿，僮八百人。像感多藏厚亡之义，谓盈满之咎，道家所忌，

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自知亡日，召宾客九族饮食辞诀，忽然而终。卒后家无余赀。（《后汉书·方术传》）则东汉奉黄老者，固亦有戒杀乐施者也。至若《太平经》常言乐施好生，则尤与佛家契合。此当于下及之。